

近年在臺北，夏天的夜裡，每晚總要看見三兩個，我實在沒有勇氣驅除牠，也不敢請勇士來殲滅牠，因為佛門戒殺！況且壁虎本來是益蟲，更應該保護牠，在無可奈何中，也只得習慣下來，牠還算知人意，每晚出來，總是盤桓在屋子的西北一角，從不漫處爬，因此我的心也就安定下來了，這次到臺中，尤其吾友家裡，簡直成個壁虎國了，上燈後，牆上，天花板上，漫處都是。我時時注着當頂，怕牠掉下來，熬晚上使我神思不安，連睡裡也會夢見牠，一天晚上，我伏在案上寫字，三五成群，刮刮有聲，竟擲打在筆硯間，嚇得我擲筆逃跑，獨坐院中，移時告吾友說：「我要說不出理由，若說怕壁虎，似乎不像話，扯謊又覺不應該……」

次日至蓮社拜辭炳翁，談數小時，方欲辭去，社長坐留晚齋，炳翁介紹：「社長即靈山寺當家，德欽大師。師雖在蓮花甲，精神却甚飽滿，道貌清淨莊嚴，儼然觀音應世，飯後承邀至靈山寺一遊，並請賴女士作陪，女士本省籍，國語講得很流利，一三人，大師走在前面，賴女士和我慢慢的走，細細的談，她說：「德欽老菩薩是本市望族，在廿幾歲時便識破紅

海外讀者注意

一、凡自創刊號起訂閱者，至本期止已屆滿期，敬請繼續訂閱！茲已調整訂費每年港幣十二元。
 二、精裝合訂本每本港幣十二元。（書不多購從速）。其他本刊叢書每種每本港幣二元。菩提心影每本港幣四元。
 三、訂購者請先匯款至「香港跑馬地奕蔭街卅六號德慶書局」收轉本社。本刊接到匯款通知，即行寄書。
 寄書。（以上書價包括普通郵費）。

菩提樹社啓

塵，剃度為尼，苦修四十餘年了，曾雲遊內地名山各大叢林，參學佛法，精通佛理，兼善詩詞，我們邊談邊走，不覺越過兩條馬路，拐上田埂，大師以指示我：「看東南方水田中間一座寺院，即是靈山寺。」我順指望去，呀！一片綠野，上接白雲，好一座巍峨壯麗的寶刹，阡陌蜿蜒，曲通山門；門前立一位善士，蒼髮，面如冠王，着白夏布長衫，臨風飄舉，確像雪山巔上一尊白衣大士，相見互相合十，既進山門，兩旁竹樹交映，花木修整，大殿威嚴寬廣，門前橫匾上書「靈山寺」，進得殿內，兩旁數位青年尼師長跪誦經，中間玻璃龕內供奉西方三聖，燭影搖曳，香花滿案，西方淨土，不若此乎？我淨手拈香，頂禮後奉上香資些許，大師堅持不受，說道：「善哉！今得相結海隅，疑為宿世之緣，希居士持念佛號，虔修淨土，方不虛此一遇，我引你去各寮房一視。」於是我們從左邊門進去，右邊門出來，中經十餘間寮房，每間房內陳設相同，均是紫漆頂子床，潔白紗帳，棉椅均是漆紫，窗外花樹蔭翳，室內清幽雅潔，然後到客廳，四人（那位白衣大士為此寺中之住持師）當風若坐，大師談吐高雅，雅國語不大流暢，我略不能解者，賴女士即代為翻譯，師令小尼師取來經本數冊，一月來參加念佛會。」語次遂拜辭連台。此時正當農曆六月中旬，皎月當頭，所謂「梵王宮殿月輪高，碧琉璃燭煙籠罩」，正為此景寫照也。

深以吾友厚愛使得到不少人間溫暖，並承各位大德，開示啓發。滌除心邊多少塵垢。此行可算身入寶山，滿載而歸了。雖時隔三月，但所歷妙境因以為記。亦雪鴻鱗爪之意，並向吾師友致最深謝忱！

恭紀佛力感應一則

周潛光

余家歷代奉佛，幸賴佛力加被，有求必應！已往受惠良多，一時難以盡述。茲將最近最顯著之感應一則，記述於后，以餉讀者與同修諸君。

家門多故，病魔肆虐，四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，余五齡小兒海潮，不幸為病魔所乘，突患腦炎症。病初因某小兒科診斷不確，誤投藥石，致使病勢坐大，發高熱，體溫高至四十四度零五。至二十二日晚，病勢益危急！幸得本校諸同仁集資救援，乃星夜驅車送往臺中東平醫院求治，後轉入臺中醫院。

入院初一日，雖經醫生細心診治，以該病無特效專藥故，病勢仍未見開而不能癒，進食由鼻孔而入，自晨至晚，面如土色，體溫仍在四十度以上，奄奄仰臥，慶光兄伉儷來院探視病兒，蒙大發慈悲，授余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一卷囑余旦夕誦念，求佛菩薩保佑！又求得大悲淨水一瓶，由慶嫂親念之際，病兒皆熱食，食後，病兒清風一陣，有兩翅飛繞病榻三周，余正靜臥之際，病兒一啜啜一聲，余啟視之，問：「如何？」伊即強作轉動，去翹首微笑呼「爸爸」一聲，繼之舉首迎余謂「肚餓」，余進以牛乳，又復靜臥。臥後余按其四肢已不復冷，翌晨醒覺，余復進以牛乳，食後語余曰：「昨夜媽媽叫我起來，說我好了！」此時神志甚佳，至午，驗其體溫已降至三十八度左右。自此于神藥相通下，病兒各部機能日見起色，病勢遂日益減輕好轉。

醫轉床兩週，醫生謂病兒腦疾已癒，可以出院。惟視病兒不能坐立，不時輾轉床褥，作痛苦狀，病症似仍嚴重，商得醫生同意，再事留醫。一日，醫生謂生藥可助消化通便，宜購食之。余從醫言，或因洗濯不潔，致染痢症，染痢後，醫生進以痢治專藥，或因藥力過猛，有傷言語機能，又復不能言語矣！幸病生進以痢治專藥，或因藥力過猛，有傷言語機能，又復不能言語矣！

余又兩週，幸病生進以痢治專藥，或因藥力過猛，有傷言語機能，又復不能言語矣！

云此非腦疾，而係因腦疾所遺留之「後胎症」所致之狀態，此症非一時藥力所能為功，必須出醫院長期調養，方能有效。因此於十二月卅一日遵醫出院焉。

病兒離院後，停止進藥，在家專事調養，且夕誦經求佛保佑，在家經月，病兒漸能坐立與步行，惟仍不能言語，有猶啞吧，至今年二月觀世音菩薩聖誕日，蒙慶嫂再求大悲水一瓶，由胡同學携回彰化，予病兒進飲；飲後，靈驗無比，翌日即開始復言，流利通暢。同時各部機能亦相繼迅速復原，神志加速清醒。至今年三月底，病兒已完全康復如平時矣！所謂「佛法無邊」，「廣大靈感」，誠非虛語矣！

以上所述，確係佛力加被，亦感應中最顯著之事實，絕非存心為佛教宣傳所構之虛假記載。苟思讀者諸君，能永恆堅定信仰，誠心信佛，將亦必能為佛力所加被，有不可思議之感應也。

民國四十二年九月於省立彰化商業學校